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遼史拾遺卷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録監生臣宋大樽

史部一

遼史拾遺　　正史類

提要

臣等謹案遼史拾遺二十四卷

國朝厲鶚撰鶚字太鴻錢唐人康熙庚子舉人是書拾遼史之遺有注有補均摘録舊文為綱而參考他書條列於下凡有異同悉分析考證綴以按語國語解先後次第與目録有

不合者亦悉為釐正又補輯遼境四至及風俗物產諸條於後其中如劉守光自為節度使唐書及五代史列傳載之最詳乃獨取資治通鑑一條李嗣源之救幽州不引契丹國志亦僅引通鑑王都破唐兵五代史與諸書互有同異而不加考辨金克中京大金國志敘次最悉乃獨取松漠紀聞數言保大以後遼事載於宋史紀傳者最多皆略而不取似

此之類皆頗有所遺又蘭亭石刻之類蔓延鋪敘與史事毫無所關亦未免嗜博愛奇傷於泛濫然元脩三史莫繁冗於宋莫疎略于遼又遼時書禁最嚴不得傳布於境外故一朝圖籍澌滅無徵鶚采摭羣書至三百餘種均以旁見側出之文參考而求其端緒年月事迹一一鉤稽其補唐中和諸人之傳及禮志之補幡勝樂志之補䑛帳輿服志之補金

冠穿袍食貨志之補賦税名目皆採輯散佚
足備考證鶚樊榭詩集中自稱所注遼史比
于裴松之之三國史注亦不誣也至于卷末
國語解對音舛誤名義多乖由作史者昧於
翻譯故因仍故牘致失其真鶚雖釐正其次
第而索倫舊語既非所知故舊史駁文未能
考定今三史國語悉蒙
欽定一洗前代之訛足以昭示萬古鶚所附贅存

而不論可矣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遼史拾遺卷一

錢塘厲鶚　撰

本紀第一

太祖上

太祖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姓耶律氏諱億字安巴堅

歐陽修歸田録曰契丹安巴堅開平中屢遣使聘梁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李琪金門集有賜契丹詔乃

為安巴堅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為阿保機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北為人明敏在北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歸國能述北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安巴堅其人實謂之阿保謹未知孰是　趙志忠陰山雜録曰太祖諱億番名安巴堅太祖生而神志八部落主愛其雄勇遂退其主阿尼雅氏歸本部立太祖為王討黑車子室韋唐盧龍軍節度使劉仁恭發數萬兵遣

養子趙霸來拒

司馬光資治通鑑曰唐天復三年十一月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習知契丹情偽常選將練兵乘隙深入踰摘星嶺擊之每霜降仁恭輒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馬多饑死常以良馬賂仁恭買牧地契丹王安巴堅遣其妻兄阿巴將萬騎冦渝關仁恭遣其子守光戍平州守光偽與之和設幄犒饗于城外酒酣伏兵執之以入契丹以重賂請於仁恭然後歸之　蹋案此

事在討黑車子室韋前一年以其為契丹與劉氏交兵之始故附于此

太祖以騎兵七萬會李克用于雲州

後唐太祖紀年錄曰太祖以安巴堅族黨稍盛名之天祐二年五月安巴堅領其部族三十萬至雲中東城帳中言事握手甚歡約為兄弟旬日而去留伊埒圖錫里首領珠卜美棱為質　鶚案五代史及通鑑俱云安巴堅會李克用于雲中約共擊梁据遼史則克

用借兵以報劉仁恭木瓜澗之役耳

元年　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廢其主尋弒之

自立為帝國號梁遣使來告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曰梁太祖建號契丹安巴堅遣

使送名馬女口貂皮等求封冊梁祖與之書曰朕今

天下皆平惟有太原未服卿能長驅兵甲竟至新莊

為我翦彼仇讐與爾便行封冊　王溥五代會要曰

梁太祖開平元年契丹遣其首領袍笏美棱等來貢

方物

劉仁恭子守光囚其父自稱幽州盧龍軍節度使秋七月乙酉其兄平州刺史守奇率其衆數千人來降命置之平盧城

資治通鑑曰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驕侈貪暴常慮幽州城不固築館于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懸絶可以少制衆其棟宇壯麗擬于帝者選美女實其中與方士鍊丹藥求不死悉斂境内錢瘞于山巔令民間用堇

泥爲錢又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采山中草木爲茶鬻之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爲子數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李思安朱全忠將所過焚蕩無餘夏四月已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猶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與思安戰思安敗退守光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爲小喜所敗虜仁恭以歸囚于别室仁恭將佐及左

右凡守光素所惡者皆殺之鈕祜禄都指揮王思同帥部兵三千山後八軍廵檢使李承約帥部兵三千奔河東守光弟守奇奔契丹未幾亦奔河東

二年春正月河東李克用卒子存勗襲遣使來弔薛居正五代史曰唐莊宗初嗣位遣使告哀于契丹賂以金繒求騎軍以救潞州契丹答其使曰我與先王為兄弟兒即吾兒也寧有父不救子耶許出師會潞平而止

夏五月

五代會要曰梁開平二年安巴堅遣使來貢良馬五月又遣使嘉哩貢馬十匹金花鞍轡貂鼠皮裘并男口一年十歲名曰蘇女口一年十二歲名曰丕勒其妻舒嚕氏貢朝霞錦前國王欽德并其大臣皆有貢獻

三年春三月滄州節度使劉守文為弟守光所攻遣人來乞兵討之命皇弟錫里素額爾奇木蕭達魯以兵會守文於北淖口進至横海運近淀一鼓破之守光潰去

册府元龜曰後唐劉守文為滄州節度使唐天祐六年五月守文為其弟守光敗於薊州之鷄蘇守文為弟所擒歸幽州初劉仁恭肇幽府積實營大安山以自固會汴人攻其城守光堅守之因自為幽帥因仁恭于大安山別室守文素蓄奸謀志大才短利燕薊之土疆乃令子延祐質于汴自將兵討守光以迎父為名頻年出軍不利至是大以重賂誘契丹吐渾之衆合四萬衆屯薊州運滄景蜀粟海船而下以給軍

費及大戰守光之兵敗守文詐慈單馬立于陣場泣諭于衆曰勿殺吾弟為守光將元行欽識之見擒滄州失帥自潰守光復縶兄于别室援以叢棘滄州兵敗守光進攻滄州滄州賔佐孫鶴呂兖共推守文之子延祚為帥守光携守文於城下攻圍累月城中乏食軍士食人百姓食墐土驢馬相遇食其騣士人出入多為强者屠殺呂兖率城中饑羸丁口以麩麫飼之團為宰殺務旋烹以充軍食危酷之將遠古未聞

延祚力窮以城降守光守光以其子繼威為滄州大
將張邁進佐之
秋閏八月補
冊府元龜曰開平三年閏八月鴻臚寺引進契丹安
巴堅差首領赫嚕等進金鍍鐵甲金鍍銀甲及水晶
玉裝鞍轡等物馬一百匹其安巴堅母妻各進雲霞
錦一疋
四年

五代會要曰開平四年契丹遣使錫林美棱來貢

五年秋八月甲子劉守光僭號幽州稱燕

資治通鑑曰梁乾化元年八月甲子劉守光即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受冊之日契丹陷平州驚擾

六年　冬十月

冊府元龜曰乾化二年十月契丹蘇庫美棱等朝貢

七年春正月晉王李存勗拔幽州擒劉守光

資治通鑑曰乾化三年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燕主

守光求援於契丹契丹以其無信竟不救十一月甲辰晉王自詣幽州辛酉單騎抵城下先是守光愛將李小喜多贊成守光之惡言聽計從權傾境内至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是夕小喜踰城詣晉軍且言城中力竭壬戌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遁去癸亥晉王入幽州十二月守光將奔滄州就劉守竒且迷失道至燕樂之境晝匿阬谷數日不食令妻祝氏乞食於田父張師造

家師造怪婦人異狀詰知守光處並其三子擒之

鶻案擒劉守光通鑑以為乾化三年十二月事在均

王嗣位之後而遼史太祖紀以為七年正月事在均

王嗣位之前五代史亦云乾化三年十二月晉人取

幽州遼史誤也

九年　神冊元年春二月

葉隆禮契丹國志曰初契丹有部族之大者號逹呼哩

氏後分為八部八部之長號大人常推一人為王建

旗鼓以統八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灾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立其次而代之彼代者以為元約如此不敢爭及安巴堅乃曰中國之主無代立者由是安巴堅益以威制諸部國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共責誚之安巴堅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别自立一部治漢城可乎諸部將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塩鐵之利乃後漢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安巴堅率

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漢人安之不復思歸安巴堅知衆可用用其妻舒嚕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會鹽池安巴堅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復用兵併為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

宋白續通典曰契丹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其地東南接海東際遼河西包冷陘北界松陘山東西三千

里地多松柳澤多蒲葦安巴堅居漢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山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之地其地灤河上河西有鹽泊之利則後魏滑鹽縣也 鶚案遼史世表亦載此事而不詳契丹國志所載甚詳且係九年事故綴於此

八月拔朔州擒節度使李嗣本勒石紀功於青冢南

資治通鑑曰貞明二年秋八月契丹主安巴堅帥諸部兵三十萬號百萬自麟勝攻晉蔚州陷之虜鎮武

節度使李嗣本　鶚案遼史先拔朔州十二月下蔚

新武嬀儒五州通鑑誤

二年春二月晉新州裨將盧文進殺節度使李存矩來

降

資治通鑑曰貞明三年春二月晉王之弟威塞軍防

禦使存矩在新州驕惰不治侍婢預政晉王使募山北

部落驍勇者及劉守光亡卒以益南討之軍又率其

民出馬民或鬻十牛以易戰馬期會促廹邊人嗟怨

存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壽州刺史盧文進為裨將行者皆憚遠役存矩復不存恤甲午至祁溝關小校宮彦璋與士卒謀曰聞晉王與梁人確鬬騎兵死傷不少吾儕捐父母妻子為人客戰千里送死而使長復不矜恤柰何衆曰殺使長擁盧將軍還新州據城自守其如我何因執兵大譟趨傳舍詰朝存矩寢未起就殺之文進不能制撫膺哭其尸曰奴婢既害郎君使我何面目復見晉王因為衆所擁還新州守

將楊全章拒之又攻武州雁門以北都知防禦兵馬使李嗣肱擊敗之周德威亦遣兵追討文進帥其衆奔契丹　馬令南唐書曰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先降拜蔚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為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拒於莘名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至祁溝聚而謀為亂

文進有女少而美存矩求為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心常歎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於契丹契丹使守平州三月辛亥攻幽州節度使周德威以幽并鎮定魏五州之兵拒於居庸關之西合戰於新東大破之

資治通鑑曰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注云渝關入營州界及平州石城縣界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

防禦軍募土步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為盧龍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　續通典曰渝關城下有渝水入大海其關東臨水北有兎耳山覆舟山山皆斗峻山下循海岸東北行狹處纔通一軌三面皆海北連陸關西連亂山至進牛柵凡六口柵戍相接此天

所以限南北者也

夏四月壬午圍幽州不克

資治通鑑曰周德威攻新州為契丹所敗奔歸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衆百萬毡車毳幕彌漫山澤盧文進教之攻城為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為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詣晉王告急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

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寳勸王救之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兵先進軍於淶水閻寳以鎮定之兵繼之秋八月李存勗遣李嗣源等救幽州赫嚕等以兵少而還

資治通鑑曰梁貞明三年秋七月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閻寳李存審步騎七萬會于易州存審曰彼衆吾寡彼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彼以萬騎蹂吾陣吾無遺類矣嗣源曰彼無輜重吾

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彼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敵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踰大房嶺循㵎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為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卻晉王翼而隨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㵎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嗣源躍馬奮撾三入其陣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卻

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烟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陣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去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握手流涕

三年春正月丙申以皇弟安圖為大内特哩衮命攻雲州

冊府元龜曰李存璋為大同防禦使時契丹陷蔚州

營於魚池安巴堅遣人馳木書求賂於存璋存璋斬

其使者不報敵攻雲州存璋悉力拒戰城中舊有鐵

車存璋鎔為兵器以授軍士敵遂退

本紀第二

太祖下

四年 冬十二月 補

王禕大事記續編曰貞明五年十二月契丹陷唐營州　秦再思洛中紀異曰盧文進投契丹說安巴堅徵諸路甲馬寇幽州設圍攻之莊宗召募救之契丹退以趙思温為營州團練使北面沿邊巡檢都指揮使未幾契丹圍營州踰年朝廷未暇救糧草俱盡兵潰亦無思温欲自殺左右諫止安巴堅誓不殺乃南拜遥辭而投戈　鶚案遼史天贊二年克平州獲趙思温

五年春正月乙丑始治契丹大字

陶宗儀書史會要曰遼太祖耶律氏諱億字安巴堅多用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製契丹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其字如𡚽朕也𠬢支走用馬𠂕急之類是也

夏五月　庚辰有龍見於伊喇山陽水上上射獲之藏其骨內府

洪皓松漠紀聞曰安巴堅居西樓宿氊帳中晨起見

黑龍長餘十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即騰空夭矯而逝墜於黄龍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纔長數尺其骸尚在金國内庫烏舍長子源嘗見之尾鬣支體皆全雙角已為人所截與予所藏董羽畫出水龍相似盖其背上鬣不作魚鬣也　元好問續夷堅志曰遼祖神冊五年三月黑龍見伊喇山陽水上遼祖馳往三日乃得至而龍尚不去遼祖射之而斃龍一角尾長而足短身長五尺舌長二寸有半命藏之内庫貞

祐南渡尚在

六年　冬十月癸丑朔晉新州防禦使王郁以所部山北兵馬内附

唐明宗實録曰莊宗未即位盧文進王郁相繼入遼皆驅率數州士女教其織紝工作中國所為契丹悉備所以强盛侵凌中國者以得文進郁之故也同光之世為患尤深文進在平州安帳率奚勁騎條來忽往幽薊荆榛满目寂無人烟

十二月　晉義武軍節度王處直養子都囚其父自稱留後

歐陽修五代史曰義武軍節度使北平王王處直好巫而客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為神使衣道士服以為行軍司馬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應之於陘邑闌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為子初應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紿曰此兒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為子更名曰都甚

愛之應之由此益横乃籍管内丁壮别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為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儔假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詰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於别籍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為都所殺都為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為節度副使

張文禮殺王鎔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然鎮亡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毋發兵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子郁奔晉晉王以女妻之以為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兵且許郁為嗣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晉常恐處直不容因

此大喜以為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安巴堅安巴堅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為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處直憂憤而卒乙亥存勗至定州王都迎謁馬前存勗引兵趨望都遇我兵托諾五千騎圍之存勗力戰數四不解李嗣昭領三百騎來救我軍少卻存勗乃得出大戰我軍不利引歸存勗至幽州遣二百騎躡我軍之後我軍反擊悉擒

之

資治通鑑曰梁龍徳元年冬十一月晉王自將兵攻鎮州討張文禮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張文禮因盧文進求援于契丹王郁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己物也不然爲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爲然悉發所有之衆而南舒嚕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設有危敗悔之何及

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自弼進攻定州王都告急于晉晉王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思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二年春正月甲午晉王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晉王乃自率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契丹素憚晉不意晉至故驚走晉王分軍為二逐之行數十里

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狹氷薄契丹陷溺死者甚衆是夕晋王宿新樂契丹主軍帳在定州城下敗軍至契丹舉衆退保望都晋王至定州王都迎謁于馬前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戊戌晋王趣望都契丹逆戰晋王以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酉托諾五千騎爲其所圍晋王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横擊之契丹退晋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

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歸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槀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者歎曰契丹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騎恃勇追擊之悉為所擒惟兩騎自它道走免　鶚案望都之敗通鑑以為明年正月事遼史系之神冊六年十月必有誤

天贊元年　夏四月癸亥存勗圍鎮州張文禮求援命郎君迪里將軍康末怛往擊之大敗殺其將李嗣昭五月丁未張文禮卒其子處瑾遣人奉表來謝

鶚案通鑑張文禮本劉仁恭牙將從其子守文鎮滄州守文詣幽州省其父文禮據州作亂滄人討之奔鎮州趙王王鎔養以為子更名德明趙王誅李弘規文禮因親軍之怨弒趙王文禮受晉王命為成德留後內不自安後遣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乞兵

於梁晉王命趙故將符習為成德留後閻寶史建瑭將兵助之攻鎮州拔趙州刺史王鋋降文禮驚懼而卒此龍德元年九月事也晉王敗契丹於望都二年正月事也二月閻寶圍鎮州為文禮子處瑾所敗晉王命李嗣昭代之夏四月張處瑾遣兵迎糧於九門嗣昭設伏擊之鎮兵發矢中腦卒九月李存審攻破鎮州誅處瑾事與遼史異蓋張文禮之死當在神冊六年李嗣昭之死則在天贊元年此時契丹望都敗

後方畏晉人不暇宜不能再援張處瑾李嗣昭為鎮兵射死通鑑不言為契丹將所殺疑遼史所記為虛故不具載通鑑文而辨之如右

三年春正月遣兵略地燕南

資治通鑑曰同光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留後霍彦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為監軍將兵救幽州李存審奏契丹去復得新州　五代

會要曰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三月安巴堅率所部入寇新城　陰山雜錄曰梁滅安巴堅帥兵直抵涿州時幽州安次潞三河漁陽懷柔密雲等縣皆為所陷俘其民而歸置州縣以居之不改中國州縣之名

資治通鑑曰夏四月庚申置威塞軍於新州契丹恃其强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渤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渤海掎其後乃先舉兵擊渤海之遼東遣其將托諾及盧文

進據幽平等州以擾燕地十一月庚申蔚州言契丹入寇　五代會要曰十二月契丹入寇嵐州

四年夏五月　冬十月

五代會要曰同光三年契丹入寇幽州為王師所敗俘其首領吹丹等五月遣使伊拉瑪等來貢方物

册府元龜曰同光三年十月甲子差春州刺史來海金押國信賜契丹王及廻使美棱錫里等辭賜物有差

天顯元年春正月

五代會要曰同光四年正月安巴堅將復寇渤海國又遣美棱轄哩以下三十七人貢馬三十匹詐修和好

夏四月　唐養子李嗣源反郭存謙弑其主存朂嗣源遂即位　六月丙午次慎州唐遣姚坤以國哀來告

冊府元龜曰明宗初纂位遣供奉官姚坤空函告哀至契丹西樓屬安巴堅在渤海又徑至慎州崎嶇萬

里既至謁見安巴堅延入穹廬安巴堅身長九尺被錦袍大帶垂後與妻對榻引見坤未致命安巴堅問曰聞爾河南河北各有一天子信乎坤曰河南天子今年四月一日𨿽城軍變今因問至矣河北總管令公比為魏州軍亂先帝詔令除討既聞內難衆軍離心及京城無主上下堅冊令公請主社稷今已順人望登帝位矣安巴堅曰漢國兒與我𨿽父子亦曽彼此讐擊俱有惡心與爾今天子彼此無惡足得歡好

爾無復命我續將馬二萬騎至幽鎮已來與爾家天子面為盟約我要幽州令漢兒把捉更不復侵汝漢界　資治通鑑曰天成元年秋七月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契丹主聞莊宗為亂兵所害慟哭曰吾楚德爾　也吾方欲救之以渤海未下不果致吾兒及此契丹言楚德爾　華言朋友也及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為言帝所以即位之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毋

多談托雲侍側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契丹主又曰聞吾兒專好聲色游畋宜其及此我自聞之居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為行自亡矣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為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復囚

之德光即位乃放歸

秋七月甲戌次扶餘府上不豫是夕大星隕於幄前辛

巳平旦子城上見黃龍繚繞可長一里光耀奪目入於

行宮有紫黑氣蔽天踰日乃散是日上崩年五十五

冊府元龜曰天成元年秋七月契丹國王遣美棱喇

實庫濟進內宮一人馬二匹地衣真珠裝金劍金釵

等　又曰天成元年九月幽州趙德鈞奏先差軍將

陳繼威使契丹部內令使還得狀稱今年七月二十

日至渤海界扶餘府契丹族帳在府城東南隅繼威
既至求見不通竊閉漢兒言契丹主安巴堅已得疾
其月二十七日安巴堅身死八月三日隨安巴堅靈
柩發離扶餘城十三日至烏州契丹主妻始受却當
府所持書信二十七日至龍州契丹主妻令繼威歸
本道仍遣魯庫美棱押馬三匹充荅信同來繼威見
契丹部族商量來年正月葬安巴堅于木葉山下兼
差近位阿斯默古内　持信與先入蕃天使供奉官姚

坤同來赴闕告哀兼同契丹部内取此月十九日一
齊舉哀朝廷及當府前後所差人使繼威來時見處
分候到西樓日即並放歸　五代史曰冬十月辛丑
契丹使阿斯黙古内來告哀廢朝三日　田況儒
林公議曰契丹自安巴堅雄據燕北之地修其國有
成法諸部遂漸為制常得中國所賜紈錦以其尤精
緻者籍地使收暨汙踐之親近者或問其故曰我國
家他日富盛此等固當踐之其用意豈易量哉

遼史拾遺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遼史拾遺卷二

錢塘厲鶚　撰

本紀第三

太宗上

太宗孝武惠文皇帝諱德光字德謹小字耀庫濟唐天復二年生神光異常

釋念常佛祖通載曰遼主德光名耀庫濟姓劉氏安

巴堅第二子誕于大部落東牙帳生時黑雲覆帳火光照耀有聲如雷及長雄傑有大志精騎射　契丹國志曰帝嘗從太祖至西樓有赤光紫氣蔭其上左右異之

天顯元年七月太祖崩皇后攝軍國事

資治通鑑曰天成元年八月丁亥契丹舒嚕后使少子安圖少君守東丹與長子托雲奉契丹主之喪將其衆發扶餘城庚子幽州言契丹寇邊命齊州防禦

使安審通將兵禦之

冬十月補

資治通鑑曰天成元年冬十月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奔初文進為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閒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帥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　馬令南唐書曰唐明宗即位盧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以為義成軍節度使居

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為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與契丹約為父子文進懼不能自安天福元年冬送款於烈祖烈祖以文進為天雄統軍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紝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强同光中契丹數以輕騎出入塞上攻掠幽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斥堠常苦抄奪為唐患者十餘

年皆文進為之也初文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絶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反復南北終無挫衄焉　錢希白南部新書曰盧文進陷契丹中嘗於無定河見人脛骨一條大如柱長可七尺

明年秋治祖陵畢

冊府元龜曰唐明宗天成二年幽州奏契丹王差人

持書求碑石欲為其父表其塋所

冬十一月壬戌人皇王貝率郡臣請於后曰皇子大元帥勲望中外攸屬宜承大統后從之是日即皇帝位

資治通鑑曰契丹舒嚕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托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諸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讙躍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天皇王性孝謹母病不

食亦不食侍於毋前應對或不稱旨毋揚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　五代會要曰天成二年十一月又遣使美棱等二十餘人朝貢兼申和好之意明宗命飛勝指揮使安念徳齎錦綺綾羅及金花銀罌寶裝酒罌等賜之又賜其母舒嚕氏繡被一張并寶裝瓔珞

三年春三月乙丑獵松山唐義武軍節度使王都遣人以定州來歸唐主出師討之使來乞援命奚圖哩塔拉

往救之

册府元龜曰王都為定州節度臨戎數年惟以慘虐為務周元豹見之曰形若鯉魚難免刀几　資治通鑑曰初義武軍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都鎮易定十餘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裁制帝亦以都篡父位惡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為之備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它鎮腹心和昭訓勸都為自全

之計都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為兄弟陰與之謀復河北事故（欲復如唐河北諸鎮世襲不輸朝廷貢賦不受朝廷徵發）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天成三年春二月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

夏四月丙申塔拉敗唐將王晏球於定州唐兵大集塔

拉請益師辛丑命特哩衮尼嚕古都統扎拉赴之

資治通鑑曰天成三年夏四月庚子詔削奪王都官爵壬寅以王晏球為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以横海節度使安審通為副招討使以鄭州防禦使張虔釗為都監發諸道兵討定州是日晏球發兵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契丹托諾五月托諾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托諾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契丹以二千騎奔

還定州辛酉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進保新樂延朗遂之真定留趙州刺史朱建豐將兵修新樂城契丹已自他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建豐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於行唐丙寅至曲陽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於曲陽晏球集諸將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檛

揮劒直衝其陣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都與托諾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殆無孑遺

秋七月壬子王都奏唐兵破定州塔拉死之尼嚕古扎拉等數十人被執

資治通鑑曰秋七月壬戌契丹復遣其大特哩衮將兵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為唐所俘斬及陷溺

死者不可勝數　册府元龜曰天成三年八月鎮州趙德鈞馳驛上言今月二日於府西契丹敗黨數千生擒首領特哩袞等五十餘人接殺皆盡契丹強盛僅三十年雄據北部諸蕃竄伏屢為邊患漢兵憚之是役也曲陽之敗已失千騎唐河之陣兵號七千潰散之後官軍襲殺人不暇食秋雨繼降溝渠汎溢泥濘莫進人饑馬乏雜投村落所在村人持白挺擊之德鈞生兵接於要路惟奇峯嶺北有棄馬潛遁脫者數十

餘無噍類

閏八月 補

資治通鑑曰閏月戊申趙德鈞獻契丹俘特哩袞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彼中驍將殺之則彼絶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特哩袞其餘酋長悉置之親衛餘六百人悉斬之契丹遣穆爾濟蘇等入貢初盧文進來降契丹以蕃漢都提舉使張希崇代之為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

生為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易契丹稍親信之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所不忘也然彼衆我寡柰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此去國主帳千餘里比其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衆曰善乃先為穽實以石灰明日召契丹將飲醉并殺從者投諸穽中其營在城北發兵攻之契丹衆皆潰去希崇悉舉所部二萬餘口來奔詔以為汝州刺史

冊府元龜曰天成三年閏八月契丹平州刺史張希

崇殺其契丹首領以一城居人歸國命中使齎茶藥接之

四年春正月　二月

資治通鑑曰天成四年春正月王都托諾欲突圍走不得出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托諾及契丹二千人托諾至大梁斬於市　五代史曰王晏球屯軍望都與王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托諾得數騎遯去閉城不復出

初莊宗軍中鬨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名李繼陶養于宮中以為子明宗即位安重誨以乞段細細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紿其衆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廵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者曰此繼陶也共詬之都居城中甲兵少惟以契丹二千人守城共呼托諾為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降者都伺察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

夏四月　五月

資治通鑑曰夏四月契丹寇雲州五月契丹寇雲州

兩月之間丹寇雲州者契丹主耶律德光將西徙也

五年　冬十一月戊寅東丹奏人皇王浮海適唐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安巴堅卒長子東丹王托雲當立其母舒嚕愛德光德光智勇素服諸部共希旨請立德光托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汎海奔唐契丹時安巴堅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爲王

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哈瑪爾等皆名將而舒嚕德光思念托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哈瑪爾第棱等唐輙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七百里有渝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絶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狹西淥疇采磚長楊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為已利自唐末幽

薊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嵗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斷絶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壚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壚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哈瑪爾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轉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横帳居納蘭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

饋餉遠近勞敝

六年春三月　夏五月　秋九月

冊府元龜曰後唐長興二年三月辛酉中書門下奏東丹王托雲遠汎滄波來歸皇化既服冠帶難無姓名兼特哩袞等以力助王都罪同托諾爰從必死丞獲再生每預入朝各宜授氏庶使族編姓譜世荷聖恩克符前代之規永慰遠人之望自托雲已下請別賜姓名仍准本朝蕃官入朝例安排敕旨付中書門下

商量聞奏敕旨託雲宜賜姓東丹名慕華仍授光祿
大夫檢校太保安東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渤海
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充懷化軍節度瑞慎等
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其從慕華歸國部曲哈濟
宜賜姓罕名支塔瑪噶宜賜姓穆名順義薩喇宜賜
姓羅名實德頁穆宜賜姓易名師德喆里宜賜姓蓋
名來賓仍授哈濟等五人歸化歸德小將軍中郎將
先助托諾擒獲特哩袞官蕃名哈瑪爾宜賜姓狄名

懷恵相公官蕃名達哩宜賜姓列名知恩仍並授銀
青階檢校散騎常侍錫里官蕃名策棱宜賜姓原名
知感福郎宜賜姓服名懷造奚王副使扎實結宜賜
姓乞名懷有三人並授銀青階檢校太子賔客又
曰長興二年五月癸亥青州上言有百姓過海北樵
採附得東丹王堂兄京尹知整書問慕華行止欲修
貢也閏五月青州進呈東丹國首領耶律伊濟書二
封　資治通鑑曰長興二年秋九月己亥更賜東丹

慕華姓名曰李贊華

七年春三月　夏五月　秋七月

五代會要曰長興三年三月契丹遣使人德勒實進馬三十匹求策稜歸國故也五月遣策古錫里隨其使歸七月遣使都督禄進馬三十匹　資治通鑑曰初契丹錫里策稜與特哩袞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群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

生上以問冀州刺史揚檀對曰策稜契丹之驍將鄰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為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面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五月己亥契丹使者德勒賓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策古錫里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策稜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

冬十一月

薛居正五代史曰長興三年冬十一月雲州奏契丹主在黒榆林南納蘭泊治造攻城之具是後石敬瑭鎮河東因契丹近在雲應遂資其兵力以取中國而燕雲十六州之地遂皆為北方引弓之民　資治通鑑曰長興三年冬十一月蔚州刺史張彦超本沙陀人嘗為帝養子與石敬瑭有隙聞敬瑭為河東總管舉城附於契丹契丹以為大同軍節度使

九年春正月

冊府元龜曰唐閔帝應順元年春正月乙亥契丹使都督穆蘭來朝獻馬四百匹十先是遣供奉官西方環入契丹復命故有是獻

秋九月

資治通鑑曰唐廢帝清泰元年秋九月己未雲州奏契丹入寇北面招討使石敬瑭奏自將兵屯百井以備契丹辛酉敬瑭奏振武節度使楊檀擊契丹於境上卻之檀後避明宗廟諱賜名光遠　陳思小字録曰楊光遠字德

明小字阿檀沙陀部人也

十年 夏五月 六月

資治通鑑曰清泰二年夏五月丙申契丹寇新州及振武六月契丹寇應州 王仁裕玉堂閑話曰乙未歲契丹據河朔晉師拒於澶淵天下騷然疲於戰伐翰林學士王仁裕奉使馮翊路由於鄭過僕射陂見州民及軍營婦女塡咽於道路皆執錯彩小旗子揺於陂中不知其數詢其居人皆曰鄭人乞家夢李衛

公云請多造旗幟置於陂中我見集得無數兵為中
原翦除戎冦所乏者旌旗耳是以家别獻此幡幟初
未之信以為妖言累旬月之間擊敗契丹及使廻過
其陂使僕者下馬訪於草際存者尚多
十一年　秋七月丙申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其主
所討遣趙瑩因西南路招討盧不姑求救上白太后曰
李從珂殺君自立神人共怒宜行天討時趙德鈞亦遣
使至河東復遣桑維翰來告急遂許興師

資治通鑑曰清泰三年三月辛卯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以馬軍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為河東節度使甲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為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代除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寛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掌

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制器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群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素與明公約為兄弟令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戊戌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壬寅制削奪敬瑭官爵乙巳

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陣使河陽節度使張彦琪為馬步軍都指揮使以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為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為壕寨使丙午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義軍節度使楊光遠為副部署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為太原四面招撫排陣使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晉安鄉　契丹國志曰天顯十一年夏五月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敬瑭拒

命謀叛唐發兵討之秋七月唐殺石敬瑭子弟四人敬瑭令掌書記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為獻契丹大喜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冊府元龜曰桑維翰自後唐末帝清泰三年為太原掌書記時高祖將起義頗憲孤壘無成憂不遑處維翰揚言曰蝮蛇在手壯士解腕今日朝廷待以匪人無復手免之理但竭力自完萬一不濟契丹族帳在雲應朝

呼夕至何患無成高祖釋然自是民請搆蕃軍者多矣然關防重叠去者多獲朝廷又以契丹性多疑必不以高祖單詞容易應副高祖使有違契丹者報曰仲秋吾傾寨奉援且牢守脩朝廷知之攻城頗急城中知之慮難支久乃令小僕何福懇告蕃首時八月末也蕃首曰北侯漸涼別無顧慮爾名曰福戳提之繇數日出軍與何福俱來壬寅契丹至及高祖建號制授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尋改中書侍郎平章

事

九月丁酉入雁門戊戌次忻州祀天地己亥次太原庚子遣使諭敬瑭曰朕興師遠來當即與卿破賊會唐將高行周符彦卿以兵來拒遂勒兵陳於太原及戰佯為之郤唐將張敬達楊光遠又陳於西未成列以兵薄之而行周彦卿為伏兵所斷首尾不相救敬達光遠大敗棄仗如山斬首數萬級敬達走保晉安寨

資治通鑑曰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

武谷而南旌旗不絶五十餘里辛丑契丹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彦卿合戰敬瑭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陣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陣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為二步兵在北者多為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騎兵

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雁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鋭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

癸卯圍晉安

冊府元龜曰九月契丹軍至張敬達大敗晉高祖與蕃衆期迫一夕而圍合自晉安營南門之外長百餘里濶五十里布以氊帳用毛索懸之銅鈴而部伍多畜犬以備警急營中嘗有夜遁者出則犬吠鈴動跬步不能行焉自是敬達與麾下雜部曲五萬人馬萬匹無繇四奔但見穹廬如岡阜相屬諸軍相顧色如死灰　契丹國志曰九月敬瑭引契丹兵圍晉安唐

潞王大懼下詔親征至懷州問策於群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賛華為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趨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必有内顧之憂然後選募精鋭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潞王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潞王憂沮日夕酣飲悲歌群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初圍晉安分遣精兵守其要害以絶援兵之路而李從

珂遣趙延壽以兵二萬屯團柏谷范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幽州趙德鈞以所部兵萬餘由上黨趨延壽軍合勢進擊知此有備皆逗留不進

資治通鑑曰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德鈞請將契丹銀鞍直三千騎由土門路西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州命在明以其衆自隨在明幽州人也

德鈞至鎮州以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又表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兒谷趣潞州癸酉至亂柳時范延光受詔將步兵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十一月以趙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遇趙德鈞

於西湯（歐史作西唐薛史作西唐店）以兵屬德鈞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

丁卯名敬瑭至行在所賜坐上從容語之曰吾三千里舉兵而來一戰而勝殆天意也觀汝雄偉弘大宜受兹南土世為我藩輔遂命有司設壇晉陽備禮冊命十一月丁酉冊敬瑭為大晉皇帝

資治通鑑曰十一月丁酉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

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歳輸帛三十萬匹已亥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此清泰元年也而以為唐明宗長興七年以潞王為簒也

閏月

資治通鑑曰閏月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劒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為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為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

已為帝請即以兒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强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栅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强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殉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

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
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
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
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
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
何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於
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
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甲子楊光遠安審琦殺敬達以降

資治通鑑曰晉安寨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衆寡不敵皆無功芻糧俱竭削柹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鬣皆禿死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君斬吾首攜之出降自求多福

未爲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符彦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張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契丹主素聞諸將名皆慰勞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惡漢不用鹽酪啗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慚契丹主嘉張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

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達也

庚午僕射蕭庫克克齊奏趙德鈞等諸援兵將遁詔夜發兵追擊德鈞等軍皆投戈棄甲自相蹂踐擠於川谷者不可勝紀仍命皇太子馳輕騎據險要追及步兵萬餘悉降之辛未兵度團柏谷以酒肴祀天地俄追及德鈞父子乃率衆降次潞州召諸將議皆請班師從之

資治通鑑曰帝以晉安既降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契丹主令帝盡出諸

子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帝養以為子貌類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為北京留守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契丹以其將高模翰為前鋒與降卒偕進丁卯至團柏谷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符彥饒張彥琦劉延朗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壬申趙德鈞趙延壽南奔潞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其將時賽帥輕騎東還漁陽帝先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還具食至城下見

德鈞父子在城上行周曰僕與大王鄉曲敢不忠告城中無斗粟可守不若速迎車駕甲戌帝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父子拜帝於馬首進曰别後安否王亦不與之言以其欲爭為帝恨之也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

壬申特哩袞斡林牙德勒賓來獻俘晉帝辭歸上與宴飲

酒酣執手約為父子以白貂裘一㕍馬二十戰馬千二百餞之命德勤賔將五千騎送入洛臨别謂之曰朕留此俟亂定乃還耳

冊府元龜曰晉高祖即位於晉陽改號天福元年車駕將入洛閏十一月甲戌契丹主舉酒言於帝曰余遠來赴義大事已成皇帝須赴京都今已令大詳衮勒兵相送至於河梁要過河者即多少任意余亦且在此州俟京雒已定便當北轅執手相泣久不能别

脫白貂裘以衣帝贈馬二十匹戰馬一千二百匹仍

誡曰子子孫孫無相忘焉　洛中紀異曰契丹主德

光甞晝寢夢一神人花冠美姿容輜軿甚盛自天而

下衣白衣佩金帶執金骨朶有異獸十二隨其後内

一黒色兎入德光懐而失之神人語德光曰石郎使

人喚汝汝須去覺告其母忽之不以爲異後復夢即

前神人也衣冠儀貌宛然如故曰石郎已使人來喚

汝旣覺而驚復以告母母曰可命筮之乃召巫者筮

言太祖從西樓來言中國將立天皇要爾為助爾須去未決旬唐石敬瑭反於河東為後唐張敬達所敗亟遣趙瑩持表重賂許割燕雲求兵為援契丹帝曰我非為石郎興師乃奉天帝敕使也率兵十萬直至太原唐師遂敗立石敬瑭為晉帝後至幽州城中見大悲菩薩佛相驚告其母曰此即向來神人冠冕如故但服色不同耳因立祠木葉山名菩薩堂德光生於癸卯年黑兎入懷此其兆也

辛巳晉帝至河陽李從珂窮蹙名人皇王倍同死不從遣人殺之乃舉族自焚

王禹偁五代史闕文曰晉高祖引契丹圍晉安寨降楊光遠清泰帝至自覃懐京師父老迎帝於上東門外帝垂泣不止父老奏曰臣等伏聞前唐時中國有難帝王多幸蜀以圖進取陛下何不且入西川帝曰本朝兩川節度皆用文臣所以元宗僖宗避冦幸蜀今孟氏已稱尊矣吾何歸乎因慟哭入内舉族自焚

洛中紀異曰先是甲子歌至淸泰三年丙申歳云數在五樓前又云但看八九月兵至口干原後大軍於大原南五樓村前大戰至九月晉祖勾契丹至於城下王師敗績至十一月北主遣蕃軍送晉祖歸洛陽即兵至口干原之應也　資治通鑑曰己丑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彦紳殺昭信節度使李贊華於其第己卯帝至河陽萇從

簡迎降舟楫已具唐王雖斷河浮梁而莨從簡具舟楫以濟晉兵彰聖軍執劉在明以降帝釋之使復其所唐主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河陽節度使張彥琪宣徽南院使劉延朗將千餘騎至白馬陂行戰地白司馬陂也在洛陽北史逸司字有五十餘騎奔於北軍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肯立於此乃還庚辰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將校皆已飛狀迎帝帝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辛巳唐主與曹太后劉皇

后雍王重美及宋審琦等携傳國寶登元武樓自焚皇后積薪欲燒宫室重美諌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它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太后曰吾子孫婦女一朝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帝入洛陽止於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帝慰而釋之帝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宫寺城中肅然無

敢犯者

十二月

資治通鑑曰十二月辛酉朔帝如河陽餞大詳袞及

契丹兵歸國癸巳詔贈李賛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

國

十二年春正月丙辰次堆子口唐大同軍節度判官吴

巒閉城拒命遣崔廷勲圍其城庚申上親征至城下諭

之巒降

資治通鑑曰天福二年春二月戊子契丹主自上黨過雲州天同節度使沙彦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還鎮節度判官吳巒在城中衆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應州馬軍都指揮使金城郭崇威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契丹主過新州命威塞軍節度使翟璋斂犒軍錢十萬緡契丹主勞翟璋曰當為汝除代令汝南歸已亥璋表乞徵詣闕既而契丹遣璋將兵討叛奚有功留不遣璋鬱鬱而卒

五代史曰吳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為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太原名契丹為援契丹過雲州彥珣出城迎謁為契丹所虜城中推巒主州事巒即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於契丹而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巒所為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巒以為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　鵞案巒後在出帝時大臣以巒前守雲中

不下遣戀代王令温守貝州契丹攻貝州城破投井

死遼史諭降之事非實

戊寅朝於皇太后進珍玩為壽

資治通鑑曰趙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

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

曰奉唐王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

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

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須引歸太原不

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之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俯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慚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復以為翰林學士

二月　夏四月　六月

五代史曰天福二年春二月丁酉契丹使皇太子嘉哩來夏四月丁亥趙瑩使於契丹辛卯契丹使宫苑使李可興來　冊府元龜曰天福二年六月契丹使額爾欽進馬二百匹人參貂鼠皮走馬木椀等物

八月庚寅晉及太原劉知遠南唐李昪各遣使來貢

資治通鑑曰天福二年五月吳徐知誥用宋齊邱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報之

遼史拾遺卷二終